

诗探索

POETRY EXPLORATION

2015

第2辑 ■ 理论卷

主编 / 吴思敬

诗探索

2015 第2辑

理论卷

主编

吴思敬



江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探索. 2015. 第2辑. 理论卷 / 吴思敬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407-7604-6

I. ①诗… II. ①吴… III. ①诗歌—世界—丛刊
IV. ①I106.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158381 号

诗探索 2015 第2辑 理论卷

主 编 吴思敬
责任编辑 庞俭克 李 敏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s@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5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7604-6
定 价 50.00元 (全二册)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在今年的工作中依旧坚持：

发现和推出诗歌写作和理论研究的新人。

培养创作和研究兼备的复合型诗歌人才。

坚持高品位和探索性。在办好“诗探索中国新诗会所”的基础上，建立《诗探索》的有效读者群，办好不同层次的几种诗歌活动和诗歌奖项。

本年度依旧向全国 100 所大学图书馆、100 名诗歌研究专家、100 位优秀诗人和 60 家文学期刊的主编赠送《诗探索》。

学术主持机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院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诗探索》编辑委员会

主 任：谢 冕 杨匡汉 吴思敬

委 员：王光明 刘士杰 刘福春 吴思敬

张桃洲 苏历铭 杨匡汉 陈旭光

林 莽 谢 冕 潘洗尘

《诗探索·理论卷》主编：吴思敬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83 号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探索·理论卷》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89

电子邮箱：poetry_cn@163.com

《诗探索·理论卷》特约编辑：王士强

《诗探索·作品卷》主编：林 莽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100026 信箱 156 分箱

《诗探索·作品卷》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26

电子邮箱：stshygj@126.com

《诗探索》启事

《诗探索》自 2012 年起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 4 辑，每辑定价 50.00 元（含理论卷、作品卷各一册），读者可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

感谢您多年来的支持和厚爱！

目 录

1 编者的话

// 诗学研究

4 现代诗的困境……许环光

16 领唱生命的阳光

——论诗性与时空……黎山晓

// 诗歌文本细读

30 在飞回蝴蝶的一刹飞出蝴蝶

——沈浩波《蝴蝶》论……任洪渊

// 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回顾

44 诗性生命历程的“初稿”与“原粹”

——答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沈 奇

63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坛档案……姜红伟

// 少数民族诗歌研究

92 玛尼石上的行书

——当代西藏汉语诗歌的原乡写作……陈大为

// 地域诗歌研究

122 地方书写的意义

——《宁夏诗歌史》序……耿占春

127 执毫品塞上，舞墨言春秋

——《宁夏诗歌史》跋……杨 梓

133 高原的梯子

——论昆明青年诗人群……霍俊明

145 涪江流域诗群：传统、生态与特征……胡 亮

// 姿态与尺度

162 抗拒遗忘的疼痛

——孙方杰诗歌简论……苏 婧

// 新诗理论著作述评

170 打开“钟的秘密心脏”

——读陈仲义《蛙泳教练在前妻的面前似醉非醉》……王 永

173 宏观把握与辩证剖析

——评罗振亚《1990年代新潮诗研究》……吕周聚 潘 颖

179 为新诗把脉的汉语智慧与理论策略

——姜耕玉《新诗与汉语智慧》漫议……庄伟杰

// 外国诗论述评

190 论巴赫金对诗歌、史诗的批评……简圣宇

// 外国诗论译丛

204 谈韵律……[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著 章燕、姚丹译

编者的话

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就有“大学生诗歌”写作现象。只不过由于高等教育欠发达，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大学生诗歌”一直是散漫的、个别的存在，未能在诗歌史上造成重要影响。然而80年代异军突起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却构成了在当代诗歌史上继“朦胧诗”群之后一个特殊的诗歌现象，从中涌现了被称之为“新生代”或“第三代”的多个诗歌创作群体，推出了大量的校园诗人，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诗歌创作潮流。其中有些诗人离开校园后继续坚持诗歌写作，并成为90年代及新世纪初诗坛的中坚。为给80年代中国大学生诗歌写作留下真实的记录，本辑特辟“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回顾”专栏，所刊出的沈奇《诗性生命历程的“初稿”与“原粹”》一文，以访谈的形式回忆了他所亲历的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富有现场感，可视为这一诗歌运动的个案。姜红伟的《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档案》则着眼全局，是对这一诗歌运动的鸟瞰，从他列举的一个个校园诗人、校园刊物、校园社团的名字中，我们不难发现校园诗歌运动的自由、开放的精神气质，以及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与后来的诗歌、小说、散文、影视界的不解的渊源。

地域环境对诗人性格的形成与诗歌写作有着重要影响。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曾说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亦然。”因而从文化地理的角度，对某一地域的诗人的审美心理、审美个性，以及创作面貌与这一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便成为当代诗歌评论的走向之一。本辑在“地域诗歌研究”栏目中刊发了耿占春等四位作者的文章。其中耿占春的《地方书写的意义》、杨梓的《执毫品塞上，舞墨言春秋》，通过对《宁夏诗歌史》写作的评述，阐释了从地域角度研究诗歌的重要性以及这种研究所应坚持的原则，这不仅对于宁夏诗歌研究，而且对不同

地域的诗歌研究也有普遍的意义。霍俊明的《高原的梯子》则通过对昆明青年诗人群创作现象的解析,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个诗人的“出生地”以及他长期生活的空间对这位诗人的精神成长与诗歌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胡亮的《涪江流域诗群:传统、生态与特征》更是从涪江流域的自然环境出发,回溯涪江流域诗歌传统,指出这个传统具有“日日新”的悟性和毅力,当年成长在江油的李白,后来成为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哈特·克兰(Hart Crane)的美学导师,而当下涪江诗人的写作,也大都能够坚持独特的美学追求,在当代诗的旷野上留下了前行的痕迹。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诗歌形态,汇聚在一起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壮丽的诗歌史。对少数民族诗歌的研究,是中国当代诗歌研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本辑在“少数民族诗歌研究”专栏中推出的陈大为的《玛尼石上的行书——当代西藏汉语诗歌的原乡写作》是近年来藏族诗歌研究很有特色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以1983年“雪野诗”为标志,藏族诗人的汉语诗歌写作由早期的“解放西藏的颂歌”,跨入80年代的“藏文化的诠释”,诗歌不再臣服于政治,诗人终于找回自己的灵魂。作者重点评介了阿来、列美平措、才旺瑙乳、旺秀才丹、扎西才让、嘎代才让、西娃等藏族诗人,指出独特的雪域地理所创造出来的佛苯合一的宗教精神,使得藏族诗人群得以建构出“识别度第一”的原乡图像,足以成为中国当代诗史的一个神性地景。

如果说在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的当下,诗人的处境是寂寞的,那么诗歌评论家的处境就是加倍寂寞的。但是有一些人却不改初衷,拒绝诱惑,甘于寂寞,在诗歌评论的领域辛勤地耕耘着,贡献出一部部的研究成果。我们在本辑“新诗理论著作评介”栏中,发表了王永等的三篇书评,分别评介了陈仲义的《蛙泳教练在前妻的面前似醉非醉》、罗振亚的《1990年代新潮诗研究》、姜耕玉的《新诗与汉语智慧》。这既是对这几部著作的客观评价,也是对近年来诗歌理论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的展示。

诗学研究

诗歌文本
细读

80年代大
学生诗歌
运动回顾

少数民族
诗歌研究

地域诗歌
研究

姿态与尺度

新诗理论
著作述评

外国诗论
述评

外国诗论
译丛

现代诗的困境^①

许环光

诗人，诗意情怀，诗意栖居。诗人是写诗的人。对诗人来讲，写诗是抒发其诗意情怀，并达到诗意栖居的一种方式。然而有诗意情怀者未必是诗人，他还可以是智者、哲学家。诗人也未必都有诗意情怀，但诗意情怀仍以诗人为最。欲诗意栖居者必得先有诗意情怀，欲得诗意情怀者必先保持不泯的童心，欲保持不泯的童心必先得世界大同，而大同不常有，故诗人注定困苦一生，除非放弃操持，舍出世为入世，乞食苟活于流俗间。本文所涉的现代诗，主要指惠特曼以降的自由体诗，也即英文的 free verse，法文的 vers libre。谈及诗歌的困境，这是个老话题。诗的危机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过。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锡德尼曾写过《诗辩》（An Apology for Poetry），为当时遭受诟病的诗歌和诗人辩护正名，强调了诗歌的教育功用，认为诗人是创造者，和造物主齐名。沉寂了几个世纪，诗歌和诗人的功用和地位在 19 世纪初的英国重又受到质疑。一个叫皮柯克（Thomas Love Peacock）的写了一篇《诗的四个时期》，把诗歌分为铁、金、银、铜四期，循环往复，认为彼时的浪漫主义诗歌正经历第二轮循环的末段，衰败堕落，并进而全面否认浪漫主义诗人和其诗歌。这激起了诗人雪莱的不满，他撰写《为诗歌辩护》（A Defence of Poetry）一文进行反驳，强调诗歌的陶冶激励作用，认为诗人是美的代言人，是无冕的立法者。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新的轮回似乎又出现了，而且现代诗所遭受的困境似远较锡德尼和雪莱时期为烈。

^① 该文部分内容刊于英文稿 Xu Huangang. "Crises of Modern Poet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20) . Jul. 2014. P71—87.

一、诗意情怀的沉沦

“诗意情怀”，源自爱默生超验主义代表作《自然》第一章，原文是“poetical sense in the mind”，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智慧，与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理性智慧相逆。诗意情怀者亲近大自然，思虑单纯，重精神轻物质，因而和社会进步是相逆的。社会进步意味着文明，而文明意味着规则，意味着人类认知的复杂化。社会越发达，人类越容易被物化并失去自我，生存空间和想象空间被无限挤压，从而诗意情怀越容易遁之于无形。

诗意情怀不常有，持有者非贤即哲，尤以古代东方为最。盖因东方儒释道盛行，而儒教主张入世，经邦济世，碰壁的多，转而易从佛家和道家寻求安慰，因为后两家主张出世和遁世，故多逍遥隐逸之士。颜回是让人艳羡的，《论语·雍也》说他，“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贫而无忧，独而不孤，这是何等脱俗的诗意情怀。无怪乎其师孔夫子连呼“贤哉，回也！”陶渊明是幸运的，毕竟仕途不顺，他还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去，高唱一曲“归去来兮”，能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栖居在其自身构筑的理想“桃花源”里。同样让人刮目的还有王维和李白诸人。王摩诘的《终南别业》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李太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恬淡洒脱，似已参禅悟道。这种难得的诗意情怀，西方贤达大家中并不多见，即使有，也打了折扣，因其文明大都起步较晚，却往往后来居上，发展较快。唯一例外的怕是第欧根尼，古希腊犬儒学派代表人物，其立身行事旷达不羁甚至连亚历山大大帝都羡慕。关于他有一则众所熟知的掌故：一次亚历山大去拜访第欧根尼，问其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别挡住我的阳光。事见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后来的就等而下之了。莎士比亚是个人世者，却也偶弹出世调。《皆大欢喜》中，较之复杂险恶的宫廷生活，流放的老公爵更喜欢目前亚登森林中简朴的隐居生活。本剧对大自然颇多描绘和赞誉，其中众多的抒情小调更是脍炙人口。比如第二幕第五场公爵的从臣阿米恩斯唱道：“绿树高张翠幕，/谁来偕我偃卧，/翻将欢乐心声，/学唱枝头鸟鸣：/盍来此？盍来此？盍来此？/目之所接，/精神

契一，/唯忧雨雪之将至。”这里以安卧嬉戏于大自然之中，天人合一为乐。它们表达了最朴素的人类情感，一种求真求纯的诗意情怀跃然纸上，和宫廷生活恰成鲜明对照。又比如《亨利六世》下篇第二幕第五场中亨利六世的独白，因其对宫廷生活的厌倦，向往淳朴率真的农牧人生活，栖身山坡草野，让时日在指间悠然飘逝。虽然借助的是剧中人之口，却未必不是剧作家自己的心声：“上帝呵！我宁愿当一个庄稼汉，反倒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就像我现在这样，坐在山坡上，雕制一个精致的日晷，看着时光一分一秒地消逝。”值得注意的还有亚历山大·蒲柏的《咏孤独》一诗，其中表达了一种生活理想，其后三节为：“这种人，可真算是有福分：/能漫不经心地看时光流逝，/身体既健康，心情又平静，/白天里闲适，//黑夜里酣睡；学习和游憩/交叉在一起；愉快的消遣，/纯真的本性，这伴着沉思/最使人心欢。//我生时，愿这样隐没无名，/愿死去后没有人把我悼念：悄悄离尘世，没石碑标明/埋我的地点。”诗人计划着躬耕陇亩，自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牛奶面包日用穿戴全部自给自足，逍遥自在与世无争，最后，赤裸裸来，光溜溜去，了无牵挂。这种生活尽管物质上简单，精神上却相对富足。而本诗的末节其意趣颇类徐志摩《再别康桥》诗末余韵，“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莎翁和蒲柏有类前文的颜渊等。然而就西方来讲，最具诗意情怀者怕非梭罗莫属。此人摒拒文明，离群索居，主张自由和简朴的生活，“人之富裕程度和其身外物之多寡成反比”。而梭罗受东方的儒释道影响明显。

然而，这种诗意情怀在人类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近现代后越发难觅。偶尔有，也只是发发思古之幽情，比如叶芝的《驶向拜占庭》，但其《茵尼斯弗瑞岛》传达的一种诗意情怀却和古人神似之，其末节写道：“现在我要起身离去，因为在每夜每日/我总是听见湖水轻舐湖岸的响声；/伫立在马路上，或灰色的人行道上时，/我都在内心深处听见那悠悠水声。”这里的“马路”和“灰色人行道”代表现代文明，然而诗人想逃离它们，这是源自心灵深处的呼唤。他要去一个叫“茵尼斯弗利岛”的地方，搭一座小茅屋，养一箱蜜蜂，种一些豆，自给自足，在林间草地，听蜜蜂嗡嗡，蚍蚍吟唱，红雀振扇翅膀，从白昼至黑夜，黑夜至白昼，自得其乐。叶芝想逃离现代城市的喧嚣，退居山崖水滨，其背后原因并不难找。他的同代人托马斯·哈代的《黑暗中的鸫鸟》似乎为本诗给出了某些注释，其第二节如下：“陆

地轮廓分明，望去恰似/斜卧着世纪的尸体，/阴沉的天穹是他的墓室，/风在为他哀悼哭泣。/自古以来萌芽生长的冲动/已收缩得又干又硬，/大地上每个灵魂与我一同/似乎都已丧失热情。”全诗冷色调和灰色调的词汇充溢：寒霜、幽灵、苍白、憔悴、断弦等等，这是首节所选的词，凸显冬的肃杀、萧条和毫无生机。次节，尸体、墓室、干、硬、灵魂丧失热情等字样，勾勒出一幅几近绝望的图景。第三节鵝鸟出现了，却是瘦弱，老衰，羽毛蓬乱，然而正是它的颤音的啼叫里“含有某种幸福希望”。全诗写在19世纪的最后一天，似乎预示着即将进入的新世纪不带任何希望。这便是叶芝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是当时西方世界精神状态的写照，难怪他要逃离。

从上述诸例中，不难发现诗意情怀从古至今的蜕变和沉沦，由高到低，由一种生活常态到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和社会进步的主线刚好相反。对古人来讲，彼时认知水平有限，社会结构简单，物质生活匮乏，物欲很少，反倒更容易超脱，更易产生诗意情怀，诗意栖居亦非难事，比如上例的颜渊、第欧根尼分别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陶渊明则是公元5世纪的东晋。盛唐时期的王维、李白次之。而到了近现代，特别是西方世界，人类大踏步地从文艺复兴、启蒙时期，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社会越来越发达和复杂，人类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古人的那种诗意情怀也就日渐沉沦、萎缩，继而成为一种奢望，一种空想，诗意栖居也只能通过作品的虚构世界实现之，比如莎士比亚、蒲柏、叶芝等。两者有质的差别。而对于现、当代人，情况只能更糟。

二、诗意栖居之非现实

诗意栖居，是相对于现代技术文明下的座架化（gestellt）栖居而言的，源自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一首问题诗的解读。原诗句为：劬劳功烈，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voll Verdienst, doch dichterisch, wohnt der Mensch auf dieser Erde）。本指由语言而生发的一种三位一体的艺术活动，包括筑思居^①。目的在于通过道说（Sage）而抵达大道（Er-

^① “筑居思”源自海德格尔的一篇同名文章，原标题“Bauen Wohnen Denken”，中间未加标点。英译循其例，通常译为“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汉译亦然。通俗地讲，指用语言构筑篇章（诗歌或其他），然后栖居其中，并在其中运思，故曰“筑居思”，比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梭罗的《瓦尔登湖》等。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故曰三位一体，其中隐约可见“诗意栖居”此一概念的影子。

eignis) 或道,从而达到天、地、神、人的四体合一,并由此实现和维持个体的自由、本真以及存在。但实际流通中多做字面的理解,泛指一种田园的、浪漫的、自由的、重精神而轻物质的生活状态。诗意境怀是诗意栖居的必要条件。即便童心未泯,秉有业已沉沦的诗意境怀,活在人类认知飞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现代,再欲诗意栖居也是不现实的,正如戈尔德斯密在《遗弃的村庄》所言:“而你,甜蜜的诗篇,最可爱的少女,/肉体的快乐侵入时首先逃离。”卡夫卡所描述的“变形记”,人异化为甲壳虫,马尔库塞所指称的“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在强大的工业社会惯性裹挟下随波逐流,丧失自我而身不由己的现代人——并不只活在作品中,而是遍布我们的四周,甚至包括我们自己。

诗意栖居之非现实,首先是精神领域的危机。其表征是宗教信仰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思潮的此消彼长。19 世纪末,当尼采在《快乐的知识》中借助疯子之口宣布“上帝死了”(Gott ist todt)时,他是多么的圣哲。一如高明的医生,他准确地把住了西方精神世界的脉,因为彼时西方世界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早几个世纪,牛顿用万有引力等定律把原本无序的自然界规划得井然有序,在追索原初推动力时,他还依然可以从上帝那里寻求安慰。然而进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信仰的长城——上帝轰然坍塌,不复存在。加剧这一危机的有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弥漫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思潮。正是弗洛伊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无意识。力比多,生之本能和死之本能,本我、自我、超我,俄狄浦斯情结,梦境是未竟愿望的补偿,艺术创造是性推力的转化和升华,等等,人类最后的遮羞布就此揭去。这些理论惊世骇俗,让我们看清自己的同时,却又易生绝望之心:人和动物所异者几希。但最狠的是存在主义把人世的荒谬和荒诞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清自己尴尬处境的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以及加缪的《西塞弗斯神话》等。戈多明天会不会来,可暂且存疑或不管;但人类从西塞弗斯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影子,这却是确凿无疑的。好在临了加缪给了我们一丝安慰,他说:“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但愿如此。

其次是科技进步的双刃剑效应。诗的灵魂是感性、直觉、激情、幻想等,而科技的标签则是理性、逻辑、推理、反思等。维科在《新

科学》里探讨过这个问题，比如第185段：“推理力愈薄弱，想象力也就成比例地愈旺盛。”以及第187段：“在世界的童年时期，人们按本性就是些崇高的诗人。”因而科技进步之处，便是诗意退却之所。20世纪初，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相对论等理论为人类构建了新的时空观，让人类的认识达到一种质的飞跃。物理大踏步地进入了微观世界，原子核、质子、中子、介子、夸克等，牛顿的经典力学就此宣布失效。同样，生物学也进入微观的基因时代。而宏观世界，天文学已经在开始研究外星人、河外星系、宇宙的起源等，黑洞、大爆炸、暗物质、反物质等时鲜概念让人头晕目眩。但科技的进步不久也让人类体味到其作为双刃剑的锋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坦克、飞机、毒气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一次投入使用。人类间的同类相残在这个地球上无出其右者。“一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不久，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土重来，其规模、惨烈度远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能比拟。广岛、长崎的蘑菇云让人类第一次领略了核武器的威力，也把人类从迷梦中惊醒，禁核、防扩散成了大国博弈的一着重棋。发展，疯狂地发展，不计代价，直至1962年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才猛然给狂傲的人类重重地敲了一记警钟：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拉尼拉现象等，地球上的环境污染达到了何等不堪的地步。自此，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词汇才日益深入人类的灵魂之中。地球上如此，仰望星空呢？阿波罗登月计划、火星计划把星球所能留给我们的最后的神秘面纱残忍地去除了。月球上一片死寂，到处都是干海，哪有什么月宫、嫦娥、黛安娜！火星？还不如月球呢。供诗意栖居的想象力空间日渐被挤压成了一串串的数学公式和符号。新的世纪之交，互联网以几何级数迅猛发展，几乎席卷了各个行业各个角落。顷刻间似乎民族消失，种族消失，国别消失，地球迅捷地被连为一体，成了地球村，大家无一例外地拥有了同一个称呼，网民，不分贵贱、大小、肤色。充其量，我们不过是数以亿计网络终端的一个微末小点，操持着同一种语言，它的名字叫比特。事实上，科学对诗歌的冲击，敏感的爱伦坡早在19世纪初就感受到了，他的《十四行诗——致科学》对此表达得淋漓尽致：科学将戴安娜拉下了月之座驾，将水仙女拽离水域，将小精灵驱离山野草地，等等。理性进步的地方，是诗性的退避。换句话说，诗性智慧和理性智慧是格格不入的。

但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精神领域的发展并非孤立的，二者交互作用彼此影响。比如“一战”在精神领域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西方引以为傲的传统价值体系崩溃，“迷惘一代”应时而生。无心插柳，彼时一个叫艾略特的诗人，气血抑郁，发了点私人的牢骚，这就是《荒原》。后经庞德砍削一半刊出，初始反映好恶参半，继而越抬越高，直至被评论界成功解读并推举为代表 20 世纪初西方世界精神面貌的巨著。同样，“二战”的结束并未带给世人多少和平的祥瑞之光，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宣告了“热战”终，“冷战”始，两大阵营的较力，让人类时时生活在核的阴影之中。“垮掉一代”便诞生在此冷、热“二战”之间，代言的有金斯堡的《嚎叫》。此时此地，欲得片土供诗意栖居之用已是莫大的奢望。即便有华兹华斯或梭罗的情怀，想和他们一样，在林中建一小屋，毗湖畔而居，自给自足，与世无争，怕是再也没有机会了。小小寰球，人口 70 亿，实在拥挤得慌。人类的触觉遍及每一个山崖水滨角角落落，何来半寸净土。何况早在 20 世纪中、后期，新的宇宙观早把那些属于诗意情怀的东西轰炸得支离破碎：既然宇宙本身的来龙去脉都让人生疑，区区地球又何足道哉。作为依附在地球上的人类，其渺小就更不在话下了。人类深层的绝望，正好源自诗性智慧的隐遁和枯竭，代之而起的是理性智慧的喧嚣和泛滥。

三、美感的丧失

自由体诗古已有之，但都不成气候，直至 19 世纪的北美大地，一位诗人举着他的《草叶集》向世人昭告，“沃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自由体诗才正式宣告登上舞台，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如洪水猛兽，席卷世界，震荡整个诗坛。惠特曼的诗风主要以诗行为单位，革除了传统诗的格律和音韵之羁绊，好排比、列举、首语重复（anaphora）等手法，增添了气势，却牺牲了变化。然而艺术是规则的别名。尽管让人不适，古体诗戴着镣铐跳舞，若处置得当，毕竟有它的媚人处。镣铐一旦去除，活则活矣，却也无形中降低了诗歌的准入门槛，埋下了祸根。而且就诗歌形式而言，惠特曼的自由体诗脱了旧镣铐，落了新窠臼。阅读惠特曼快意有之，然而稍一久待，落目便见十几、几十个“And”或“The”打头的句子，枯燥、寡味的感觉挥之不去。比如《自我之歌》第十五号，其中“The”字